

美食难忘

泰州的“早茶三宝”

□ 沈嘉禄



泰州朋友还告诉我：泰州的大白干是用盐卤点的，质地比较硬，扬州的大白干是用石膏点的，比较软糯。泰州大白干一般厚2.7厘米，厨师用月牙刀将大白干横削成薄厚均匀的二十多层，此般厨艺被称之为“飘”。“飘”出的干丝长短一致、粗细均匀、丝丝如缕、松散散散，绝细者可穿过针眼。2008年，干丝制作技艺被泰州市政府认定为非遗项目。

与扬州干丝还有一点不同的是，泰州厨师要将干丝投入碱水缸中浸泡片刻，浸泡时间和碱水浓度必须随季节调整。老师傅入行几十年，早已天人感应，只能意会，不能言说。这个浸泡过程也叫“提碱”，提碱不够，干丝外软内硬，口感不佳。提碱过度，干丝变烂，失去弹性。老师傅用手一捏，或用筷子在水中搅和一下，就能作出精准判断。

泰州烫干丝也叫五味干丝，因为干丝中还加入了榨菜丝、香菇丝、姜丝、香菜叶和肴肉条。不过我觉得素直风格的烫干丝更能突出干丝的原香，蒸至出味的开洋粒屑足够赋予它不同凡响的风味。

蟹黄包是用发面做的，面皮松软，与死面做

的灌汤蟹黄包不是一回事，猪肉与蟹粉、蟹黄炒成馅心，裹进面皮里，一口咬开，汤汁喷涌，蟹香浓郁。遥想北宋年间，开封府有一种蟹黄馒头，蔡京在府中大宴宾客，最后的主食就是一人一盘蟹黄馒头，吃得大家“信口雌黄”。十多年前我在开封第一楼吃灌汤包子，也有发面做的蟹黄包子，麦香与蟹香混合，自有一种老乡亲的味道。泰州蟹黄包不是从宋代的蟹黄馒头演变而来呢？没人告诉我。

如果拿靖江的蟹黄汤包与泰州的蟹黄包相比，前者汤清皮薄，更对我的胃口，也不易吃饱。又想起上海城隍庙九曲桥边南翔馒头店的蟹黄小笼馒头，玲珑可爱，体现了上海人的生活情趣，有一种极致的美。但无论如何，以蟹入馅只限于秋季，在冰箱里冻了百日以上的蟹肉蟹黄，终不脱令人生厌的腥味。

意外发现这家茶楼也供应秧草包，那么要一笼来尝尝。所谓秧草，就是上海人口中的草头，学名叫金花菜、南苜蓿，上海郊区有草头搨饼和盐金花菜等乡土美食，草头干加老咸肉同锅而煮的菜饭也叫咸酸饭，鲜香至极。草头在苏北被叫作秧草，随意种植就有不俗的收获，一时吃不完就晒干贮藏，青黄不接时用来烧肉、煮汤也是极好的。苏中城乡，在立夏那天有一种民俗，用芋艿和秧草合面，制成煎饼来吃。生编秧草当然也是一道时鲜，色泽碧绿，柔软鲜嫩，清口解腻。最普遍的是用新鲜秧草做素包子，油要放多。一

口咬开，馅心碧绿生青，自带清香，我喜欢这种乡野风味。

接下来每人又各吃一小碗鱼汤面。鱼汤面的精华在于汤，厨师将黄鳝骨和小杂鱼油炸后炒成“鱼松”，再加筒骨等一起熬制四小时以上，汤色乳白，香气四溢，再加白胡椒粉去腥增香。有这碗浓稠的汤打底，鱼汤面不好吃也难了。

据说这家店的枸杞头烧卖和野菜麻球也是极好的，可惜时节不对，欠奉，留待下次再来吧。他家还有汪曾祺在文章里写到的草炉饼，也是叫张爱玲起了好奇心而叫她姑妈买来一尝的苏南风味，但我们实在吃不了了，只能带几只回宾馆当点心。

我们喝的茶也有讲究，融龙井之味、魁针之色、珠兰之香于一体，泰州人叫它为“福香”，倒过来读就叫“享福”，讨个口彩。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店堂里果然没人单喝龙井或单喝银针的，这也许是泰州茶客日积月累养成的口味吧。

目前泰州的早茶馆子已经有两千多家。文学评论家王干的祖籍在泰州，他对故乡的早茶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早茶文化的兴起，正是对快餐文化的粗暴和简单的抗议，也是对农耕文明的怀念。当我们信奉‘时间就是金钱’的快节奏生活时，快餐无疑是最好的选择。但当我们发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全是用金钱来衡量时，慢生活就变得异常珍贵。早茶需要慢慢地饮，慢慢地品，慢慢地吃，是慢生活的享受，是一种古典情怀。”

创作一得

“柿柿”如意

□ 成莫愁



我喜爱中国画。中国画的乾坤之自在，全在于有着春风可人、祥气盎然的境界。一如传统的诗词歌赋，品而甘之如饴，令作者与赏者都能从中获得精神上的一种共鸣，欢愉中牵手那份含蓄的美好意愿。

在国画中，譬如画一棵白菜，被喻为“百财”；画亭亭玉立的荷花，代表夫妇、家庭和和美；青青竹子，是“节节高”的象征；画雍容艳丽的牡丹，寓意荣华富贵；画桃子寿而康，画石榴又言多子多孙……不一而足。

柿子，既是美味水果富有多重营养物质，同时也具有药用价值。它在水果中被誉为“果中圣果”“岁岁欢”，而且宜于种植。华北、华南地区逢春秋两季，正是种植柿子树的大好时机。文人墨客都喜以柿子作创作题材。诗人刘禹锡有首咏物诗：“晓连星影出，晚带日光悬。本因遗采掇，翻自保天年。”道出了一幅秋日红柿未被采摘仍挂在枝头上的景象，诗人由此抒发诗情：是继续留在世上，还是归隐而去？是赞赏还是叹息？眼见的树上柿子，心中却有另一番人生感慨。

柿子还被称为“柿子侯”，相传朱元璋小时候家贫，两天没吃饭，在霜降时节路过一棵柿子树，饥肠辘辘的他吃了树上柿子，才得以活下来。后来他当上了皇帝，再次经过此“救命树”，便封其为“柿子侯”。

柿子更多是显示了人文意义。没有比中国画在赋比兴上更具典型的中国特色了。中国文人画更是焕发出极大的诗情，让画意从简单的构图读到不简单的绘画语言和哲理境界。柿子，便归属于吉祥、顺遂、安康、如意等属性。

在长宁老记者2024年的年会筹备会上，同行米舒老师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：“你应该画一幅画为老同志祝寿。”是的，是的。以往长宁的年会上，我都作过不同程度的“练笔”。既然老朋友提出要我捐画，不拿出一张画就显得“没有格局”了。回家后翻开我个人画的盒子，一张小品《柿柿如意》跳入眼帘，快过年了就送这张画吧，句子美丽，好讨口彩！我选择个红色织锦缎做的圆盒子，将画装入其中，这样外包装更显示仪式感。

这张小品画构图并不复杂，但画面笼罩着祥和之气。浓淡干湿的笔墨，运笔自然又和谐，有一种令笔者自我欣赏、自我开怀、自我陶醉的自恋。它谈不上风骨峥嵘，也不色彩艳丽，不喧闹，不工细，画得倒是蛮轻松。笔和墨的处理以简洁为主，有言不在多，灵动自然便好；色不在艳，和谐温馨是真。三个柿子在多片叶子围簇下，处在中心偏左一些的位置，是低调不显摆。柿子在色彩变化中展现出我真诚心愿：祝愿他人只要过得比我好！真的，你好才能我好啊！我在画中输入了一种平和温馨又善意的真情，用画笔写下我真诚的祝愿……

顺理成章题上《柿柿如意》，与起首章“大吉祥”遥相对应。画尽而意犹在。这幅奖品最终被年会主持人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文仪老师获得，愿她所得皆如愿。我们刚入厅时久别重逢热烈拥抱，后来她获奖我们俩合影再次紧紧相拥。

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缘分，写上小文分享生活的欢乐浪花。展望即将到来的2025年新春，祝愿大家新年没有忧愁，满路阳光！拿得起，放得下，事事皆如意！

身边景观

去银杏金黄处走走

□ 王士雄

喜爱健步运动的老伴，每当金秋来临，总会跟我唠叨，留意一下，附近银杏的金色之路。我心领神会，这是美的呼唤，去银杏金黄处走走。

立冬前后，银杏叶慢慢地变色了，由翠绿渐渐地变淡黄、泛黄、深黄、金黄，各具韵彩，最后仿佛铺开一条金灿灿的画卷，最美“滤镜”，依我之见，大约每年12月中旬到翌年1月，层层叠叠，一片片金色的“高光梦境”，那时的银杏叶黄美如诗。

我居住的天山星城小区，三万五千平方米的绿地久负盛名，树木成林，四季花香。我偶遇参与开发房产的陈总，他喜滋滋地说，当年，精心规划，精心布局打造了6处亭廊，10处景观节点，这里也栽种了约20棵银杏树呢。绿地靠西北侧的“梦爱亭”，四周8棵银杏树也毫不逊色。一株株银杏参天茂盛，高高耸立在亭廊边，四面一片小草坪上，金色满地，物业也赶“时髦”，叶落的时候，提倡“叶落不扫”。六角亭雅趣别致，巧夺天工，与一抹抹金黄相映成辉，一群老人在亭中谈笑风生。西南方两棵十

几年的枫树，一颗枫叶红了，“火红”神韵，四周各种花草树木，赤橙黄绿青蓝紫，色彩斑斓，五彩缤纷，络绎不绝的业主，前来打卡写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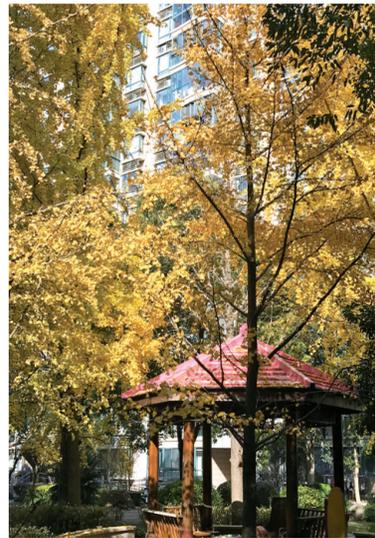
小区路北的天山河畔花园，南门口有块不大不小的长方形景观，种植了9棵银杏树，南面天山路马路开阔，阳光充沛，树看上去长得纤细、古老，但很高很直，足有5米左右。金色的叶子，搭配上树后两侧翠竹的绿色，明媚的阳光投射过来，透过叶片，斑驳的光影，季节的更迭，定格了一幅人见人爱的油画。从对马路瞧，好像整片绿色中，点燃了一团金色的火焰。柔和的北风摇曳下，发出沙沙的声响，黄叶一片片飘落下来了，金黄的叶片，似一枚枚“元宝”，一闪一闪，一亮一亮，构成了一道生动、鲜活、精彩的风景区。不经意间，一片落叶缓缓飘在我的脚前，拾起叶柄，轻轻抚摸着，它似扇形“元宝”的纹理，我手捧“金灿灿”，喜悦“满满”，心里一股莫名的情愫涌上心头。

要说附近的银杏美景，最佳的观赏地，要数小区北面的天中中路最引人注目了，我抬头望去，有绿有黄、绿黄相间，色彩绚丽，这条数百

米的短马路，两旁清一色的银杏树，平时十分幽静，但一到杏叶黄时，整条马路铺满黄色。有一次，我和爱人带着小外孙漫步其间，一棵、二棵、三棵……我和小外孙点数点起来，“咯咯咯，咯咯咯”，外孙欢快的笑声一串串，蹦蹦跳跳，边跑边叫，我追赶着，“慢点，慢点跑！”哇，两侧路旁栽种92棵，路东就有47棵哦。

马路西面是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天山中学，长长的红砖围墙，衬托在遍地的金色中。此刻，人流亦逐渐多了起来，轿车一辆接着一辆，不少驾驶员特意赶往这儿“兜风”，尽显冬日的浪漫情调。不少游人上路客停下脚步，拿起了手机，捕捉一片片闪动的金色。只见几位穿着流行服装的阿姨，喜笑颜开，摆足了“腔势”摄影，想与金色媲美，旁边有位阿姨导演着，手捧一把把银杏叶，撒向天空；有位阿姨吆喝着：“笑一笑，笑一笑……”

金色，寓意丰收的季节，层林尽染，彩叶飘舞。我穿梭在银杏金黄中！银杏簌簌，落叶飘飘，金光绰绰，那是一种赏心，那是一种悦目，那是一种惬意，那更是一种健身运动！



闲情逸致

走进东村村

□ 凡生

走进东村村，是一个意外。

那天下午，游览了石公山后，看看时间尚早，忽然想起回酒店的路上经过东村，遂提议不妨顺道弯一下。两年前我去过那里，东村有徐家祠堂，有乾隆金屋藏娇的敬修堂，还保存有栖贤巷门、永安桥等古迹。

当地的诗人健康兄问：有这个地方？说着拿出手机，导航起来，片刻惊呼一声：还真有这个地方。诗人久居苏州城里，居然不知这个江苏省历史文化名村。

时间不长，高德提示目的地已经到达。不觉一怔，眼前的一切完全是陌生的。这是东村？导航不会错。健康兄不容置疑。下车一看，停车场旁不见那个仿古建筑的商店，村口也没有山石嶙峋、碧水清波的大池塘。倒是有一棵粗壮的樟树，树上的标牌显示有500年树龄。树下竖着块黑色的石碑，上面的文字有点模糊。旁边是一座青石板石桥，这是永安桥？上次我们由缥缈峰往阴山岛的路上，看到路边的“东村”，停留了片刻，参观徐家祠堂和敬修堂后，没有走到小巷的尽头，便又上了车。我们得抓紧时间去领略阴山岛上那株1800年古樟树风貌。

过了这座青石板桥，即是古村落。这或许是东村的另一头。村头村尾，一个村有两个出入口也属正常。我们向着村里走去。

小巷弯曲，房屋斑驳，村庄宁静，似曾相识，一路走去，却就是找不到乾隆金屋藏娇的敬修堂。经过一个院子，见一妇女在整理树枝，问：清乾隆金屋藏娇的地方怎么走？女子愣愣，随即手一指：前面。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巷，越走越觉迷惑，这是东村？正巧到了一类似环卫站的地方，门前聚集着好些人，他们这是交接班呢。又问了下，一阵摇头，突然，一位在角落里抽着烟的中年男子说道：乾隆那个（此处略去几个字）地方，在前面。又是前面，那就继续。

小巷四通八达，我们沿着一条主要的街巷行走，可直到出了村子，来到了大马路上，也没见到乾隆那个的地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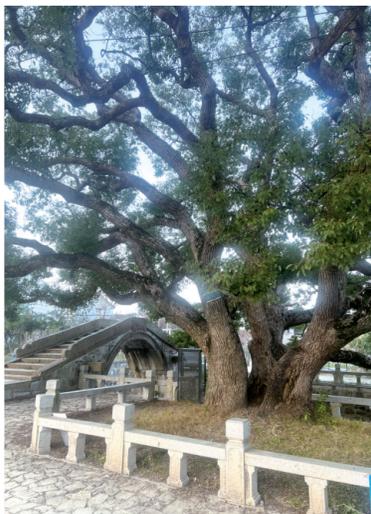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显然走到了另一个村子，近马路边是连成一排的五棵树龄在300年以上的古樟树，路边的标牌显示：五樟庭。

只能回转过路，继续在东村寻找东村，寻找乾隆金屋藏娇的敬修堂。忽然一条小巷里跑出一只狸花猫，来到了我们前面，伴随着我们不紧

不慢走着。猫儿不大，萌萌的，有时走得快了，回过头看看我们，见我们四下张望时而停下拍拍照片，它也停了下来，前腿紧贴地面，屁股高高撅起拉伸一下身体，静静地等我们跟上来，而后围着我们每一个人——转上一圈，再领着我们往前走。快到路口时，狸花猫离开我们跑到了旁边一户人家的院子，它这是完成了向导的任务，和院子里的那条黑狗玩去了。朋友问正在洗菜准备做晚饭的女子：你们家的猫？女子摇头：这是只野猫。朋友又问：东村怎么走？在前面。还是在前面。

乾隆金屋藏娇的敬修堂终究没有去成。上了车，行驶了数分钟后，看到了路旁的“东村”标牌。果然是前面，不过这个前面，步行的话得有半个小时。

后来知道我们刚才去的东村，其实是东村村。可惜百度了许久，只见东村，未见东村村条目。倒是驴友提到东村村，却又语焉不详，不甚了了。我始终没能弄清楚东村和东村村有什么区别，是不是同一个村庄。好在苏州西山离上海不远，找个时间专程去东村村走一走，顺便再看一看那只可爱的狸花小猫……



本版投稿邮箱:wfcwxd@163.com